



泥土的生活



□ 刘兰根

农村老家的生活离不开泥土,我小时候的玩具多是和泥土有关。

下雨后,几个小伙伴来到胡同口,和泥撵泥巴,把一团和好的泥巴捏成边上厚中间薄的锅状,然后站起来,用手托着,倒扣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随着“啪”的一声,那泥巴的顶部被摔了一个大洞,泥点子四溅开来,这个游戏叫作“撵泥锅”,看谁撵得响,破洞大,挨个儿撵完一遍后,再把泥团起来,接着撵,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还有的,挖个小坑,上面放上几根小木棍,用泥巴蒸窝头,再拿点树叶当锅盖,小心翼翼,“蒸”进去后就去玩别的了,等再来看时,那些泥窝头都晒干了,又成了新玩具。

有时候在田野里玩或者割草,手指被划伤割伤是经常的事,那时候没有创可贴,小孩子的手破了,谁也不会哭,也不会惊慌,同行的小伙伴们就会领着来到路上,选一处干净有细土的地,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划个十字,嘴里说着“一道儿两道儿,当妈间儿的是好药”。然后

捏起中间的细土往伤口上一按,不一会儿就止住了血,有时会用杨树叶、青玉米叶或其他野生植物的大叶子裹一下,有时伤口小就不用包裹,伤口当天就结痂,第二天接着割草、砍野菜,从没有伤口发炎的。那时的土质好,都是纯净的黄土地,地里很少用到化肥、农药。

打坯盖房都是在春天,选一处荒地,提前浇上水洒着,纯坯的房子也很结实,墙外面和房顶抹了厚厚的一层麦秸泥,每年的雨季前都要把房顶和外墙用麦秸泥抹一遍,这房子也能住好多年。

村里更多的是在土坯墙外面挂一层砖的挂砖房,平着贴,比较省砖,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条件好些的,就在坯墙外面贴砖,更结实也更有面子。也有的开始盖纯砖的房子,家境更殷实,那时有相亲的,往往是女方家有人偷偷来村里先看男方的房子,如果是挂砖,难度就会大一些,如果是卧砖,成婚的希望就大一些,有好多人家就是用里坯外卧来盖新房“蒙混过关”。

我们家在80年代后期盖房,那时母亲听说纯砖的房子墙薄,夏天晒得热,坚持打坯盖房,村里来了不少人帮忙打坯,有往坯模子里填土的,有负责提坯子打坯的,有负责搬坯放到坯垛的,坯垛要一层层码好,坯与坯之间有一定的空隙,直到码成比成人高点儿的半圆形。盖三间房子,要用到七八摞这样的坯,打好的坯在阳光下晒几天就

可以用了,遇到下雨,要在坯垛顶部苫上柴草、塑料布,那一摞坯基本淋不坏。临盖房时,父亲从砖窑买了一些砖,和这些坯一起用拖拉机拉回家。卸坯时,村人们又来了好多帮忙的,隔几步站一个人,开始扔坯,扔得准,接得稳,一个一个传下去,最后排在打好地基的房洞里,母亲那会儿四十岁的年纪,盖新房高兴,又看到那么多乡邻来帮忙,她自告奋勇站到扔坯接坯的队伍里,比青壮年小伙子一点不差。大家看母亲有力气,扔得更快,也想想看母亲到底能坚持多久,母亲始终不说累,一车扔完后,接着另一车。后来,有个叔叔笑着对母亲说:“嫂子你真行,我都累得腰疼了。”母亲觉得非常过瘾不去,此后多年,我们家与这位叔叔家,与对我们家帮过忙的人家,关系越走越近,父亲也是竭尽所能为大家帮忙。

我们家盖的这房子里面是坯外面是砖,墙体厚,冬暖夏凉,晚年后的母亲住在这房子里夏天的空调都不用。如今农村多年没人打坯了,母亲也已故去。每当我再次回到老房子,就会想起父母当年打坯盖房时的情景,这个房子里的泥土的气息,就是我多年农村生活的味道。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掰玉米

□ 宋振东

我的老家管玉米叫棒子,黑熊叫黑瞎子。黑瞎子掰棒子的故事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说过。说是秋收季节,黑瞎子夜晚到村民的棒子地里偷掰成熟的棒子,掰一个夹在胳肢窝下边,又去掰另一个,又夹在胳肢窝下边,结果上一个棒子就丢了,然后黑瞎子再去掰第二个,第二个又丢了。就这样,黑瞎子忙活了一晚上,天亮了要回家,才发现自己胳肢窝下边只有一个棒子。

其实真正的掰棒子,不像故事里说的那么轻松好玩,是很辛苦农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农村老家读书时,每年秋天到了玉米收获季节,生产队就会组织社员们掰棒子。由于当时生产效率低,粮食不够吃,柴火也不够烧,而玉米产量高,玉米秸秆又能烧火做饭,所以,玉米成了重要农作物。

那时还没有玉米收割机,秋天收玉米全靠人工,生产队的玉米地都是几十亩甚至上百亩连成一片,地头很长,忙活半天也看不到头。社员们来到地里后,分行开始干活,掰下来的玉米放到筐子里,装满了运到地头,然后再用推车拉到生产队的场院里,扒掉外皮后,按照“人七劳三”(人口七分,劳动工分三分)的比例,向社员们进行分配。

普通的玉米秸秆能长两米多高,秋天掰玉米时天气还热,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热不透风,又闷又热像个大火蒸笼,每次在玉米地里掰玉米时都会热得满身大汗。玉米秸秆顶部过期花粉随着掰棒子的动作落得满身都是,头上衣服上黄糊糊的,洗都洗不掉。

玉米秸秆上长着扁长硕大的叶子,由夏天的绿油油变成秋天的黄白色,像一把把弯曲的“杀猪刀”,从底部到顶部错落有致地长在秸秆两侧,叶子边缘长满了锋利的毛刺,稍不注意就会划伤胳膊和脸,甚至划伤眼睛,等玉米掰完了,身上也被玉米叶划得“遍体鳞伤”。

掰玉米时经常会遇到小野兔,此时人们就会放下手中的活计,齐心协力一起逮野兔。多数小野兔刚出生时间不久跑不起来,每次都会有收获,抓住野兔喜悦的心情缓解了人们劳作的疲惫。还有的社员在掰玉米时偶尔会碰到一棵野生甜瓜秧子,运气好的可以摘个香喷喷的大甜瓜解解馋。最吓人的是有入掰玉米时,突然发现玉米秸秆上趴着条小花蛇,虽然不咬人,但是太吓人,胆小的半天缓不过神来,有的甚至吓得哇哇大叫,再也不敢去玉米地里掰玉米了……

为了防盗,等玉米快成熟时,就在玉米地的中间位置,用四根柱子搭起一个四五米高的高脚“窝棚”,生产队派人专门看护,站在高脚窝棚上,可以看到整片玉米地,所以只要玉米地里有窝棚,就没有人再敢偷棒子了。

玉米收获完了,把玉米秸秆用镰刀割下来,在地里晒干后烧火做饭用。玉米秸秆割下来后,剩下的玉米根也要用三齿刨下来,去除上面的泥土,晒干后也是烧火做饭的好柴火。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政法干警的骄傲

□ 邹文彬

天刚破晓,当你沐浴晨曦领着孩子上学时;夜幕降临,当你脚步匆匆踏上回家之路时;华灯初上,当你挽着恋人徜徉公园谈情说爱时;周末佳节,当你携着家人流连忘返湖畔观赏音乐喷泉时……朋友,你是否会想起,在你们身边有一群默默无闻的政法干警日夜维护着我们社会的社会安宁?

我不是诗人,不会用漂亮的诗句来讴歌他们的职业;我不是歌手,不会用动听的歌喉来咏唱他们的岗位;我不是学者,不会用深邃的文字来写就他们存在的价值。但,他们是一名名普通的政法干警,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社会和谐稳定之花,构筑百姓心中最美好的诗篇;他们用深深的思索,推演心中最崇高的哲学,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他们用凝重的感情,唱出心中最动听的赞歌,让社会安宁……

社会安全和谐稳定,离不开奋斗在这条战线上的成千上万的政法干警,然而,政法工作却是辛苦的,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八个小时内外之分,人民群众过节之时就是政法干警过关之日。有时遇上突发事件,就是更深半夜也要冲上一线去,心理压力,风险又高,是局外人所不能体会到的,就拿我认识的某县委政法委一个女干部来说吧,人到中年,身子孱弱,病体缠身,为了搞好全县的政法工作,她坚强地克服一切困难,忘我地工作,硬是把政法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上级部门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她本人也因此荣立三等功。有人问她:“你是一个女同志,身体又有病,这么拼命做是为了什么,你就不要命了吗?”可她却说:“谁让我们是政法干警呢。”多么朴实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政法干警崇高的职业道德和维护社会安全和谐稳定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政法工作是平凡的,但也是伟大的。某县有一位男法官从法院调到政法委,遇到辖区内的两个自然村因为山林纠纷,一百多村民手拿刀棍对峙,他与公安民警勇敢地组成人墙隔在两个村的村民中间,不分白天黑夜做村民思想工作,准备械斗的村民被他们的正气所折服,自动散去,终于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当地干部群众都十分钦佩他的这种敬业精神,事后这个乡的干部们都说:“只要政法委安排的工作,我们都要用心做好,做不好真觉得对不起政法干警。”简简单单的一句评语却折射出了政法干警怎样一种人生境界。这就是政法干警,这就是政法队伍中的普普通通一员。

也许,这些人不是名人,这些事都是小事,很平凡,很琐碎,在政法干警队伍中,在每一位政法干警身上都会发生,可这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一人一事,却透露出政法干警的道德情操。

当然,政法干警也是凡人,工作中也会有烦恼,有波折,但正是这些阅历构筑成政法干警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如果生命再给每个政法干警一次选择的机会,相信他们依然会选择政法工作这个职业,因为他们爱这项事业,愿意为她付出,为她奉献。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政法委)

寂寞的心

□ 季宏林

妻子从老家回来,跟我说,妈在家,怕。怕,我大惑不解,反问道,妈都这么大了,还会怕什么?自从父亲走了后,母亲独自生活在老家。起初,左右隔壁还住着一些人,邻里之间常串串门,唠唠嗑,后来,邻居们陆续陆续地外出,只剩下一个个空荡荡的房子。

母亲育有四个子女,长大后各奔东西,姐姐住在一个小城镇,整天围着孙子转,哥哥居住在合肥,忙着打理生意,弟弟落户苏州,只有春节时回乡探母,我虽然离老家近,由于平时工作忙,也很少回去看望母亲。

那年,母亲突然得了脑梗塞,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虽然康复得比较好,但还是落下了后遗症,说话,手脚远不如往日那般利索了。我们姐弟几个商定,轮流接母亲过去住。可是,一轮下来后,她再也不愿意走了,执意要留在乡下,她打趣说,你们住的高楼大厦,不如我这儿自在。天是我的,地也是我的。

其实,母亲的心思,我明白。一来她过惯了乡村的自由的平淡的生活,二来她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们添麻烦。母亲是个勤快人,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在院子里种上各种花,还辟出一块菜园地,在里面种些萝卜、青菜、辣椒等。她很享受这样的田园生活,享受劳动和收获带来的愉悦。

一次,我回老家,意外地发现,从不喜欢猫狗的母亲,竟养了一只大花猫。那是一只流浪猫,一日它忽然出现在母亲的面前,喵喵地叫着,看样子十分饥饿。母亲觉得它可怜,便收养了它。从那以后,大花猫与母亲形影不离,母亲

最爱中国红

□ 黎耀成

仰望你 总是暖意融融 亲吻你 总是热血沸腾 是你,舞起 浩荡春风 是你,让奋进的脚步 更加从容 追随你 总是笑脸相逢 紧跟你 总是怦然心动 是你,引来 霞光万道 是你,让壮丽的凯歌 放飞好梦 最爱你啊,中国红 你吃吃风云,笑傲苍穹 五星耀中华 伟业千秋颂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如珠如玉

刘大庆撰

路史

宣颐斋随笔

□ 王乾荣

蛮荒时代,没有什么路,原始人连房子都不会修,住山洞里,狩猎为生。《吴越春秋》里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穴。”什么意思?就是原始人把竹子“断”成小节,用弦将这段竹竿两头“续”起来,遂成一只弹弓,在弦上夹一块土坷垃,拉弦,松手,土块“飞”出,去射大荒山中的那头“穴”,拿来充饥。穴即“肉”字的古体,指野物。野物奔跑,原始人追射,没准儿被高低不平的地面绊个跟头。别见人打猎不可能路上走,便是寻常生活中,也是没有路

的——这大约就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鲁迅接着说:“走的人多了,也就便了路。”某座山野物多,大家去那里打猎,一来二去,踩出一条路来。后来学会搭茅屋,种庄稼,人们从屋里去田间劳作,来来回回,也踩出一条路,一条又一条路的出现,条条大路便通四方了。人们于是认识到,路是通向目标的途径,循着路走,是有道理的,所以路也可称为“道”。这道理,乃是一回事儿,合称“道路”。社会前进,思想家横空出世。先哲老子于是提出一个理念——世界原是由“道”产生的,即“道”是宇宙的起源,也叫“道法自然”。人们走对了路,便是顺应了“道”,此即“道之理”,简称“道理”——道理就是规律呀。

咱们现在的“走路”,便是循着规律办事。而现实社会中成形的“路”,也不尽是人们用脚板“走”出来的。人服从于自然,也不断向自然叫板,自古有一个口号,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桥是路的焊接点,是路的组成部分,总之不管是山还是水,人们理论上均可以使之变通途。然而古代科技不济,古人开路架桥能力局限,遭遇险山恶水,就断了路,只能望而兴叹。如今社会进步,科技昌明,则情景大为不同。瞧瞧吧——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山崇岭峻,千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很多地方是“无人区”,咱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兄弟,居然在这里修成了一条现代化铁路。文天祥在《过零丁洋》里感叹:“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就在这广阔无涯、波浪滔天的零丁洋里,咱中国人飞架了一座55千米长的大桥,长虹卧波,举世无双,把港珠澳三地连在一起……

而从这一条路和一座桥看,是不是任何地方都能修路,架桥呢?当然不是,比如不能在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上修路,也不能在深达万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架桥,这也是顺应规律。然而没有路也可登珠峰,没有桥也能乘“奋斗者”号潜入马里亚纳海沟。可上九天揽月,九天比珠峰高;可下五洋捉鳖,最深海沟不在话下,这就更是创造意义上的“开路”。咱们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已经把“路”开到距地球1亿千米之远的火星上了。

踩腌菜

□ 胡旬

天冷了,很快就到了小雪节气,在绍兴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习俗。

我最后一次在家里看见家人拿个小水缸自己做腌菜,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了。那会儿我正读小学,外婆和舅舅住在步行街边的柯福新村。

双休日的时光我总是在外婆家度过,有一天,我午睡醒来,突然看到外婆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一个油光光半人高的小水缸,一边往里面放着菜,一边手捧盐钵往里撒着盐。舅舅两只裤腿高高卷起,站在缸里,左一脚右一脚地用力踩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在家里自己做腌菜,也是最后一次。以前,我见过厨房外婆或保姆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腌菜,湿哒哒巴巴的一大把,散发着酸涩臭臭的气味,童年时的我,但凡发现厨房里摆着刚买回来的腌菜或咸鲞,那我是绝对不会再去看了的。

看见舅舅用脚在缸里踩着腌菜,年幼的我脑中思绪万千,先是想,啵,难怪腌菜那么难闻,原来是用脚踩出来的。可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就开始心里痒痒了,也跃跃欲试地想要脱了鞋子,跑进缸里去踩一踩,就跟小孩子喜欢踩水洼,踩雪地,踩落叶似的,结果我外婆嗔怪地说:“你个冤家,小孩子和女人不能踩腌菜的,会坏掉变酸,一整缸菜就不能吃了……”又过了几年,我在电视上看绍兴莲花落电视剧《翠姐姐回娘家》,里面女主角翠姐姐的婆婆也是这么说的,可翠姐姐的小姑子偏就不信邪,硬是脱了鞋子跑进缸里踩腌菜,到那会儿我才知道,什么女人、小孩踩腌菜,菜会坏掉的,这种老话就跟屋里打伞会变秃子,白天玩火晚上会尿床等等,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口头胡诌。

舅舅踏好了腌菜,外婆又拿出一块大石头压在菜上面,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发现那放在走廊里的腌菜缸散发出一种腐臭、酸胀的味道,越是晴天味道越浓,害得我好多多次出门进门都是捏着鼻子匆匆而过。

可绍兴人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本事,能将难闻的臭物,做成香喷喷的美食,譬如臭豆腐、咸齄、臭苋菜梗。等到呵气成霜,结冰下雪了,外婆就会从缸里取出腌菜,蒸腌菜,腌菜炒豆板或茭白……吃饭的时候,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叫我尝一尝,我先起总是不屑一顾,可当一碗冬笋腌菜烧开洋热气腾腾摆在桌上时,那一股子咸、香、鲜直冲鼻腔,立马就征服了口舌五脏,什么嫌弃啊顾虑啊,早丢到爪哇国里去了,夹一筷冬笋腌菜,生吃一口腌菜鲜滋滋,尝一个开洋快乐在舌尖起舞,再拿瓷调羹舀点汤进嘴里,热热的鲜鲜的,清爽的微酸的,简直可以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开心地放声歌唱。

难怪在古老的传说里,说有一户贫苦的人家,没钱买鸡鸭鱼肉供奉灶王爷,只能奉上家里的一点自己做的腌菜,结果灶王爷吃了很是落胃,来年保佑这人家发了财。在绍兴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和腌菜有关,说一个老公公,叫三个儿媳用最少的钱做一样最好吃的菜给他,他如果满意哪个就把当家位置给哪个,结果小儿媳做了一碗冬笋腌菜烧开洋,让老公公吃了直喊味道鲜美,便把当家的位置给了小儿媳。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